

大旗英雄傳

上

第一章 西风展大旗

夜色渐浓，无月无星，枯草丛中，虫声唧唧，使这苍茫的原野更平添了几分凄凉萧索之意。

黑暗中却来了一个人，身法轻捷，来势如电，见到这面大旗时，立刻脱下衣衫，解开发辫，赤身散发，缓缓跪了下去，跪在那孤独的迎风招展于荒原中的大旗前。神色间带着种不可掩饰的悲哀与忧郁。

他笔直的跪在旗下，石像般动也不动，静寂中却忽然响起一阵急速的马蹄声，一个苍老雄浑的语声喝问：“来了么？”

“在这！”

两行人马，带着两股烟尘，急驰而至，左面一行三人三马，一个是身躯粗长面带微鬚的中年男子，一个是短小精悍目光灼灼的少年，还有一人，面色黝黑，满身黑衣，身后斜背着一柄乌鞘长剑，只有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在夜色中闪烁生光，端坐马上，当先驰来，双臂一振，凌空翻了个身，飘然落在旗下。

短小精悍的少年在马上微一探手，便已抄住了他的马缰，马势一缓，已有两条人影掠过，却是右面驰来的一个虬髯老人和一个青衫少女。

赤身散发跪在旗下的人仍然跪在旗下，动也不动，虬髯老人紧握双拳，旗杆般站在他面前，满面怒容。

黑衣少年、青衣少女，面色凝重，一言不发，木立在他身后，风声呼啸，天地间杀机沉沉，虬髯老人忽然厉喝一声，一掌向赤身汉子劈下。

一声轻叱，一条人影掠来：“大哥且慢！”

那中年男子，已轻轻架住了他的手掌。

老人怒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中年男子叹道：“七年都已过去，再等一刻又何妨？”

虬髯老人胸膛起伏，虽然怒极，却垂下了手，沉声问：“刑马已备齐了么？”

赤身汉子一听“刑马”两字，面色突又惨变，黑衣少女垂手道：“三叔、四弟俱已得手，弟子也将天武驛局总驛头那匹‘乌云盖雪’取来，三弟和么叔却直到此刻还未见踪影。”

中年男子道：“我取的是盛家庄那匹‘紫骝’，四侄取的是落日牧场那匹‘玉蹄朱龙’，这些都轻易得手，自然回来得快些。”

三匹健马已经系在树上，木叶萧萧，健马长嘶，青衣少女看着跪在旗下的人，忽然转过头去，不忍再看一眼，众人也俱都神色黯然。

“么叔来了！”

狂风吹过，方才插旗的铁汉，赤足飞奔而来，掌中竟高举着一匹黑白相间的花斑大马，双臂筋结，根根凸起，满头汗珠流落，奔到正前，大喝一声：“接住！”

双臂一振，竟将这匹花马直掷出来。

黑衣少年与精悍少年双双跃起，一人接住了马的一双前足，一人接住了马的后足，乘势后掠，将花马轻轻放下，黑

衣少年伸手一掌击在马颈上，花马唏哩哩一声长嘶，想要跃起，却被他双手扯住马鬃，空自扬蹄怒嘶，无法前奔一步。

赤足铁汉一抹头上汗珠，道：“这匹‘飞云豹子’，当真和霹雳火那厮一般的臭脾气，竟连俺都服侍它不下，只得将它制住，一路举了过来，倒变成马骑人了。”目光一转，又变色问：“小老三呢？还没有回来？”

中年汉子摇了摇头，赤足铁汉顿足道：“我早就知道寒枫堡戒备森严，冷老匹夫更是不好对付，他却偏偏抢着要去……”

赤身散发跪在旗下的汉子忽然脸色大变：“三弟已到寒枫堡去盗那匹冷龙驹了么？”

老人大喝：“住口！你贪恋女色，欺师灭祖，我云翼没有你这个孽子，云老三也没有你这个兄弟，他就算死在寒枫堡，与你又有何关系？你再敢唤他一声三弟，我立时便将你碎尸万段！”

赤身汉子垂首道：“孩儿自知罪孽深重，早已未存活命之心。”

云翼厉喝道：“你既然自知罪孽，为何还要做出如此无耻之事？寒枫堡与我云氏一家世代深仇，你难道不知道？”

双臂一张，对天悲嘶：“我云翼一生英雄，却想不得生下这样一个不忠不孝的孽子！”嘶声悲激，有如猿啼。

中年汉子黯然道：“他已经知道错了，大哥你难道不能留下他的生命，削去他的双足，让他一生残废？”

赤身汉子面色沉凝，凄然一笑，道：“云铿犯下了重戒，甘受五马分尸之刑，以立我大旗门中的威信。”

赤足铁汉一挑拇指，大声道：“好！这才象大旗门下弟

子说的话！”

云铿黯然道：“我死不足惜，只望爹爹能饶冷青霜一条活命，此事与她本无关系，这全是我自己的错。”这条不怕死的好汉眼角上居然泛出晶莹的泪珠：“何况她腹中已有了云家的后代了。”

云翼面色大变，远处却又响起一阵蹄声，一匹白马，银箭般在夜色中直奔而来，马鞍上似乎空无人迹，中年汉子皱眉道：“铮儿呢？”

话声未了，眼前一花，一条白色人影忽然自马腹下钻出，就已稳稳的立在马鞍上，朗声笑道：“冷龙驹终也被我收伏了！”

笑声中白马急驰而至，四蹄一收，就动也不动的立在了大旗前面，马上一个面如冠玉、满身白衣的少年，耸肩跃起，凌空翻了三个筋斗，笔直掠了下来，看到旗下之人，又惊又喜：“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！”

云翼只作未闻，沉声道：“三弟，宣读罪状，立刻施刑！”

中年男子黯然一叹，俯首道：“铁血大旗门掌刑弟子云九霄，代祖师爷执令，谨判叛徒云铿，重色轻师，暗中通敌，应受五马分尸之刑！”

云铮面色突变，嘶声大喊道：“原来你们叫我盗马，为的竟是要害大哥，原来你们都知道了，就瞒着我一人！大哥他犯下了什么过错？要身受五马分尸的惨刑？他不过只是爱上了一个姓冷的女人而已。”转过身来，扑地跪倒地上道：“爹爹，你难道就不能饶大哥一次？他毕竟是你老人家的孩子呀！”

云翼面如青铁，木立当地，黑衣少女以及那精悍的少年一齐跪了下来，云铮膝行两步，抱住他爹爹的腿：“爹爹，你就饶了他这一次吧！”

云铿突然大喝一声，长身而起，大声道：“二弟、三弟、四弟、五妹，你们大哥错了，你们再也不必多说，好生孝敬爹爹，生而为云家子弟，怎能与寒枫堡中之人相爱，爹爹，孩儿不孝，沾污了铁血大旗，只有以鲜血来为它洗清了！”

话声未了，忽然反手一掌，击在自己天灵盖上，一声惨呼，血光飞激，云铮扑了上去，云九霄黯然回首，赤足铁汉双目圆睁，瞬也不瞬的望着那一面迎风招展的铁血大旗。

云翼目光森寒，面色如铁，高大威猛的身躯也已在不住的颤抖，痴痴的木立半晌，突然反手一把抓起了那杆铁血大旗，厉声惨呼道：“苍天为证，我铁血大旗门下子弟流出的鲜血，点点滴滴，都不是白流的，凡我铁血男儿，都不要忘记今日的教训，更不要忘记先人的血誓，苍天为证，我家男儿复仇的日子，已从此刻开始！”

呼声悲激高亢，直冲霄汉，他目中却已老泪纵横。

□ □ □

秋风呼啸，大旗舒卷，夜色更深，天地间的杀机也更重了。

云翼仰面举旗，直到天风吹干了他目中的泪珠，才沉声道：“铁中棠留此施刑，别人都随我走！”“走”字出口，大旗又展，一阵狂飙扫过，他身形已在三丈开外。

云铮大喝一声，翻身而起，嘶声道：“云家的嫡亲骨肉，为何要叫外姓弟子施刑？”

云翼须发飘拂，缓缓转过身子，一字一字的说道：“入我大旗门中，便是嫡亲骨肉，谁敢再提‘外姓弟子’四字，有

如此石！”

语声未了，大旗倏沉，“铮”的一声，火星飞激，他身旁一方三尺见方的黑石立刻裂为碎片。

云九霄一声轻叱：“走！”

展动身形，拉着云铮如飞掠去。

青衫少女幽幽望了那黑衣少年一眼，霍然转过身子，随着精悍少年，轻烟般没入无边的夜色中。

人影一闪，便已消逝，黑衣少年木立在荒野上。凄风中马嘶不绝，他身子却久久不动，只有那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在黑暗中闪耀着寒星般的光采。

二

一声霹雳，暴雨骤落。

五匹健马，齐齐昂首长嘶一声，向外奔出，刹那间便分成五个方向，马尾后溅出五条血迹，但转瞬便被大雨冲得干干净净。

黑衣少年铁中棠颀长的身躯，旗杆般卓立于暴雨中，他满面水珠，滴滴流落，也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。

马性识途，五匹分向而骑，正是奔回自己主人的马厩，那冷龙驹方才在云铮手下虽然驯服，但此刻放蹄而奔，却有如天马行空，矫如游龙，暴雨中只能见到一条白影奔腾而过，根本无法分辨形态。

乌云浓霾，泼墨般的东方天畔，终于微微露出了一丝曙色。

曙色下，群山边，屋影憧憧，千椽万脊，沉睡着一片庄院，正是威镇天下的武林重地寒枫堡。

冷龙驹长嘶一声，奔行更急，冲入了一片浓林，林中道路蜿蜒，泥水飞溅，突听一声呼哨响起。

一条人影自树梢飞落，显然早已捏定时间，要一跃落在马背上。

可是冷龙驹奔行太急，这个人刚落下，冷龙驹便已擦身而过，刹那之间，但见这人身形凌空一提，倒翻了一个筋斗，手掌自胯下穿出，一把刁住了冷龙驹的马尾，随着马身悬空飞驰了一段路途，猛然提起一口真气，再次呼哨一声，飘然落在马背上，轻轻拍着马背鬃毛，低语道，“马儿马儿，不记得我了么？”

夜色中只见此人剑眉星目，满面悲愤，正是云铮！



冷龙驹奔行本急，此刻竟真的好像还记得这个曾经将它收伏过的少年，低嘶一声，停住了脚步。

云铮却比马还紧张，翻身跃到马尾后，只见两条粗索自轡头拖到后面，又是血迹，又是泥水，但绳端处却空无一物。

“难道失落了么？”

一阵热血涌上心头，云铮翻身扑在地上，放声大哭。

“大哥，你死得好惨，你不但不能全尸而终，而且连尸首都失落在荒野中。”

忽然而一阵厉叱之声响起。

浓林中已有数十个身穿劲装手持利刃的大汉，将他团团围住，数十道森寒的目光与刀光相映，仿佛比刀光更锐利。

云铮居然笑了，仰面大笑，“过来，全过来，我正要以你们的鲜血为我大哥复仇！”

喝声未了，立在道路上的四条劲装大汉，身形向外一横，闪开的道路上，立刻大步走来一位头戴笠帽，身穿白袍的枯瘦老人，雨水有如珠帘般自他笠帽前滴落，滴落的水珠间，只见他高颧锐目，鼻钩如鹰，颌下几缕山羊般的灰须，在风雨中不住飞舞，冷冷的问云铮：“谁是你的大哥？寒枫堡与你大哥有何仇恨？难道你是铁血大旗门下？”

云铮纵声狂笑：“冷一枫，除了铁血大旗门下，谁家配有我这样的男儿！”

这鹰鼻老人正是寒枫堡主冷一枫，他手掌紧捻着颌下微须，沉声道：“你夜盗冷龙驹，胆量果然不小。”

暴雨更急，竹笠滴落的水珠，掩去了他面上的神色，却掩不去他手掌的颤抖。

云铮冷笑道：“别人看寒枫堡铜墙铁壁，少爷我却是拍掌而来，拍掌而去，算得了什么！”

冷一枫忽然问：“大旗门重施五马分尸，为的可是那云氏不肖子云铿么？”

云铮厉声惨呼：“第二个便轮到你了！”

身形一展，飏的向冷一枫窜了过去；突见眼前刀光一闪，三条劲装大汉，手挥长刀，迎面扑来，刀花三震，分砍云铮上、中、下三路。

冷一枫仰面狂笑道：“云翼呀云翼，老夫真该感激于你，你那孽子勾引我冷家闺女，想不到你却代老夫报了仇！”

狂笑未歇，忽然低叱：“住手，放他回去！”

三条大汉一招未曾施全，猛然挫住手腕，后退三步。

冷一枫沉声道：“姓云的，老夫念你也是条汉子，今日放你一条活路，下次若敢再来寒枫堡，便叫你来不得去不得

了！”

云铮怒道：“放屁，谁要你假慈假悲，少爷我今日就偏不回去！”

铁掌急伸，五指如钩，捏住了一柄长刀的刀尖，手腕一震，持刀的大汉再也把持不住刀柄，撤刀退步，云铮引臂一送，刀柄便急急点在他前胸将台穴上。

另两柄长刀，已一左一右交剪般劈向云铮左右双肩，刀光如匹练，一闪而至。

云铮曲身进步，倏然自两柄长刀钻出，右肘倒撞，将左面一条大汉撞得全身缩做一团，再也直不起腰来；左掌一招“倒插朝阳手”，扣住了右面一条大汉的手腕，一拧一带，直将这黑凛凛一条重逾百斤的大汉，斜斜抛了出去。

冷一枫冷哼一声，身形滑开三尺，伸出右掌，将那凌空飞来的大汉轻轻一托，轻轻一送，那大汉悬空翻了个觔斗，落在地上，两眼直勾勾的望着前方，被吓得犹未还过魂来。

云铮拇指一按刀尖，食指在下面一挑，长刀翻了个身，刀柄便落在了他掌中，他长刀在手，如虎添翼：“老匹夫，拿命来！”

冷一枫身子动也不动，冷冷道：“少年人徒逞意气，不过是自取其辱，你且看看，你此刻还逃得了么？”

四面一圈手持长刀的劲装大汉外，又多了一圈手持长弓大箭的汉子，弓已上弦，箭矢如林，只要有一声令下，乱箭如蝗，便都将射在云铮身上。

冷一枫缓缓抬起手掌：“你看清了么？只要我手掌一落，大旗门今后便要少去一个子弟了。”

云铮挺胸厉喝道：“你若想以生死之事来威胁我，你却

是错打了主意，你只管放手，看少爷我可曾皱一皱眉头？”

冷一枫淡然道：“你生死虽不足惜，但大旗门衰微至今，你爹爹隐忍边陲二十年，调教出你们几个弟子，为的就是要你们重振大旗门的声誉，你今日如此死了，岂非可惜？”

云铮放声狂笑道：“大旗门英才辈出，我今日即便死了，一样有人来寻你复仇，你这该不倒我！”

冷一枫道：“视死如归，果真是豪气如云，但忠言逆耳，却又未免太过愚蠢。”

云铮大喝道：“要杀便杀，要打便打，废话什么！”

身子突然斜斜跃起，凌空一脚，踢向那大汉的背脊。

那大汉方才惊魂未定，此刻更是大惊失色，翻身扑倒在地上，避开他这一个腿，哪知云铮身子已急转而下，铁掌如抓，抓住了这大汉的足踝，振腕一抡，那大汉一声惊呼没有出口，竟被他抡得有如风车般急转起来。

手持弓箭的大汉们，眼见同伴被他劫在手中，投鼠忌器，谁也不敢骤弦放箭。

云铮厉声大喊道：“让我者生，挡我者死！”手舞人盾，一路冲出，人群骤乱间，竟被他杀开了一条血路。

冷一枫冷笑：“赵大早已没命了，你们还顾忌什么？”

两条持刀大汉，应声跃起，长刀急挥，劈向云铮掌中的汉子，刀沉力猛，这两人竟将自己的同伴一刀砍成三段。

刀光闪处，血光飞激，云铮大喝一声，全力掷出了掌中半截残尸，击在一条大汉的脸上，这大汉被击得满面鲜血，惊呼一声，突然想到了这半截尸体片刻前还是自己活生生的同伴，只觉胸中一阵呕心，随手抛去了掌中长刀，一路呕吐着飞奔而出，有如疯狂一般。

云铮势如猛虎冲入了一片刀光之中，赤手空拳，迎敌数十柄百炼精钢制成的长刀，但见人影闪动，惊呼不绝，刹那间便已有三条大汉被他振腕抛出。

冷一枫面色更阴沉，只说了句：“无用的奴才！”

四面的弓箭手立刻将长箭引满，冷一枫手掌一反，拇指朝下，四面的箭手齐声厉叱，撒弦放箭，弓弦响处，数十支长箭飞蝗般暴射而出。

四面围攻云铮的长刀手，再也想不到庄主竟不顾自己这班兄弟的死活，断然放出弓箭，大惊之下，手挥长刀，四下急窜，有两人逃得慢些，竟被利箭射中，惨呼一声，扑地跌倒，箭杆触地，箭矢穿胸而出。

云铮早已抄刀在手，旋身急舞，将四下长箭一齐拨飞，但四周弓箭手已张弓持箭，引满待发。

冷一枫冷冷的看着他：“现在我已经不能放你走了，活捉不成，死的也行。”



一株巨树的浓枝密叶忽然分开，露出一个衣衫虽华丽神情却极狼狈的少女来。

这少女身后浓密的枝叶里，已响起一阵低沉冷漠的语声，道：“冷一枫，你还要你女儿的命么？”

冷一枫变色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快将她放下来！”

那语声冷冷道：“要我放她不难，只要你先将姓云的少年恭送出林，我保证不会动她！”

冷一枫冷笑道：“原来大旗弟子也会做出这种事来，今日倒叫我冷一枫开了眼界了！”

云铮大喝：“谁说他是铁血大旗门下？”

“他若不是大旗门下，为什么不惜用如此卑鄙的手段赶来救你？”

云铮怒极仰面喝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你活着出林之后，自然会见得到我的！”

“我云铮就算死，也不要你用这般手段来救我。”

浓枝中的人在冷笑：“如果我一定要救你，你怎么办？”

冷一枫忽然扯下了头上的竹笠，用力掷到地上：“老夫一生从来未受制于人，今日却被这个丫头害了。”

“退！”这个字说出来，在片刻间就走得干干净净。

冷一枫大喝：“还不放她下来？”

那语声笑道：“姓云的还未走哩！”

云铮道：“你只可以用这种手段逼他，却逼不了我，我偏偏不走，你怎么样？”

“你偏偏不走，我就偏偏不放她，你一日不走，我一日不放，你十日不走，我就留她十日，你脾气虽然拗强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又臭又硬的脾气，能与我僵持到几时？”

云铮气得面色发青，别人好意救他，他一点都不领情，突然大喝：“我就偏偏要你放她！”

他已经准备冲上去了，可是身子刚跃起，冷一枫的铁掌已拍至他后心。

云铮大怒：“我要救你女儿，你为什么要暗算我？”

林中人大笑：“我要救你，你为什么暗算我？”

云铮说不出话来了。

突然林外有人呼唤：“云铮的弟弟在哪里？”

大雨之下，一个手撑湘妃竹伞的白衣女子，自树林外飞掠而来。

她的身法轻盈，虽然自雨中奔来，身上的衣衫却仍一尘不染。

冷一枫的眉头又皱起来了。

白衣女子却不看他，目光一直盯在云铮身上。

“你就是云铮？”

“你就是冷青霜？”

白衣女子轻轻点了点头：“我就是。”

云铮又大喝：“你害死了我大哥，还有脸前来见我？”双拳齐出，击向她双肩。

冷青霜一拧腰就闪过去了。

“你敢对大嫂无礼？”

云铮悲愤交集：“你是谁的大嫂？”

他第二拳又击出，只听冷青霜道：“我身上还有你大哥的骨血，你敢动手？”身子一挺，便迎了上去。

云铮立刻硬生生的收住拳势，急退三步，木立当地，而上阵白阵青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冷青霜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大哥已经死了，你就更该听大嫂的话，快点走吧，你大嫂是个苦命的人！”

她的泪珠滚滚而下，云铮看了看她面上的泪珠，又看了看树上的少女，狠狠的一顿足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忽然间一蓬光雨暴射而来，数十道银芒带着尖锐的风声，直击他身子方圆丈余处。

云铮倒窜而起，凌空急转了三次，只听“叮叮”一串轻响，那一蓬银雨，竟都是作弧形飞来，到最后便聚到一处，

凌空互击一次，四散飞激而出，力道不绝，再次击向他前胸面目，云铮双掌齐挥，掌风激荡，终于将光雨一齐震落，却是数十根细如丝线的银针。

冷一枫、冷青霜面色微变，林叶中那个神秘人物已经发怒。

“你还敢暗算他，莫非真不要你女儿的命了？”

冷青霜大声道：“你们错了，那暗器并非我寒枫堡门下所发。”

云铮道：“你还想赖？”

“天女针暗器武林仅有一家，‘玲珑妙手，三散天花’的暗器手法，更是天下无双。你等见了这种暗器，这等手法，还猜不出是谁施放的暗器，怎么可以算在我寒枫堡帐上？”

“是谁？有种的出来！”

冷一枫忽然阴沉沉的一点头：“盛大嫂请快出来，再不出来，你侄女就没有命了！”



一株大树后果然传出轻轻一笑。

笑声轻柔娇美，宛如少女，随着笑声走出的，却是个手提拐杖，满头银发如丝的老妇人。

一条面膛紫红、狮鼻阔口，颌下蓄着短髭的中年大汉，亦步亦趋，紧紧跟在她身后，双手高举着一顶大竹笠，遮住了银发老妇头上的雨水，自己的一身锦缎衣衫，却被雨水淋得湿透。

银发老妇大步而行，非但全无半分龙钟老态，还带着少女般的笑声：“我三个媳妇一个接着一个都死在大旗门人的

手里，害得我这儿子十余年都不愿再娶亲了，你陪我死个把女儿有什么关系！姓云的儿子既然来到寒枫堡，你难道还能放他走么？”

她的声音也娇嫩无比，与她面上的皱纹大不相称。

冷一枫面色微变，树梢密叶中那神秘客又朗声而笑：“来的莫非是盛家庄女主人，昔年人称‘散花玄女’的盛大娘？后面的想必就是‘紫心剑客’盛存孝盛少庄主了，真是幸会得很！”

银发盛大娘头也不抬，冷冷的说：“你要取冷青萍的性命，此刻便可动手，有老身在此，姓云的是再也走不了的！”

“冷一枫，你可听清楚了？他媳妇死了还有儿子，你老女儿死了，却连女婿也没有。”

冷一枫面色森寒，缓缓道：“云铮，你走不走？”

云铮紧贴树身而立，戒备着四方，大声道：“少爷我要来便来，要走便走，谁也拦不了我！”

盛大娘道：“真的么？冷老弟，你听见没有？人家直将你寒枫堡看作无人之境，你受得了？”

冷一枫还未答话，冷青霜已长叹道：“大婶你也该为咱们想想，我妹妹落在别人手中，我们能怎么样？”

盛大娘截口道：“大侄女，你别说话，婶婶我一看到大旗门又施出五马分尸，盗马还马的老套，就急忙赶来，为的还不是大家好？大旗门忍了这么多年，此刻出来报仇，定必是要赶尽杀绝的，你若不杀他，他就杀你，但咱们人多，他们人少，一个拼一个，总是划得来的。”

云铮忽然笑道：“谁跟你拼，少爷走了！”

长笑声中，身子贴树而起，没入了树梢的浓枝密叶中，谁也想不到方才要放他走时，他硬是不走，此刻不放他走时，他却乘机逃了。

盛大娘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存孝，截住他的去路！”

紫心剑客盛存孝沉声应了，方待展动身形，突闻树梢上一声惊呼，云铮失声道：“原来是你！”

接着，那少女冷青萍亦自惊呼一声，身子由树上直落了下来，冷一枫抢先几步，引臂接过。

刹那间但见人影一闪，紫心剑客盛存孝反腕拔出背后的紫鞘长剑，剑光与人影一齐飞身而上。只听哗的一声，树梢的枝叶，被他锋利的长剑削去一片，两条矫健的人影，自树梢急坠而下。

冷一枫将怀中的少女交给冷青霜，沉声道：“带她回去！”

冷青霜身子后退，目光仍凝注着前方。

只见由树梢坠下的两条人影，一人满身是黑衣，背插长剑，脚尖一点地面，方待再次跃起，突觉一股阴冷的掌风扑面而来，原来冷一枫已急攻而至，厉声道：“此刻你也走不脱了！”

黑衣人一言不发，仰面一个大翻身，乘势拔出了长剑，一剑削向冷一枫的双眼，剑法犀利，其急如电。

冷一枫双掌齐翻，拍的一合，要待以双掌夹住这黑衣人的剑身，变招之快，当真是间不容发。

哪知黑衣人长剑早已转了开去，斜削直刺，刹那间又攻出五剑，剑法虽然平平实实，毫无新奇巧妙之处，但运剑之快，却是闯荡江湖数十年的冷一枫生平仅见。